

# 窃明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一部能够令人热血沸腾、血脉贲张的历史战争小说；  
一部已经引发巨大争论，口水滔天的争议奇书；  
一部恢弘的历史之书、热血之书、战争之书、权谋之书。

Qie  
ming

灰熊猫◎著

长征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切明》. 灰熊貓著. 北京: 長征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304-412-2

I. ①切… II. 灰… III. ①長征出版社—中國—圖書

IV. ①I247.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對: 2008年第13,003次

內容提要

本書是作者多年創作經驗的結晶。

本書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緒論。

第二章是切明。

第三章是切明。

第四章是切明。

第五章是切明。



長征出版社

Qieming

灰熊貓◎著

(本書內容與作者無關, 版權歸作者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窃明. 3 / 灰熊猫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204-442-5

I. 窃… II. 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097 号

书 名: 窃明. 3

---

作 者: 灰熊猫

责任编辑: 李 晓

特约监制: 孟 祎

特约编辑: 杨 俊

装帧设计: 垠 子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ISBN 978-7-80204-442-5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001

再见

第二章·024

对峙

第三章·050

续战

第四章·074

交换

第五章·098

缘起

第六章·122

理财

第七章·146

弄巧

第八章·171

成拙

第九章·196

运筹

第十章·221

伏击

第十一章·246

决胜

第十二章·271

转变

第十三章·297

名臣

第十四章·323

大官





两门六磅炮先后开火,沉重的实心弹丸在空中划出一道长达三百余米的弧线,猛地砸在了厚实的大地上,大地承受了这重重的一击,并把这铁球再次弹到空中,第二道弧线终结在后金军战线前不到二十米,第三次从地面上跃身而起的实心球在空中急速地旋转,一头扎入人群中。

在炮弹被怒射出膛的那一刹那,炮车也被后坐力推得一个后倾。虽然时间匆忙,但是这几门炮还是被尽可能地安置在拥有较良好视界的小土丘上,它们的轮子下也各有一个新刨出来的土坑。火炮的双轮被后坐力推得碾上这个浅坑的后壁,它们在滑出坑边前终于耗尽动能,再次重重地向前滚落,几经摇摆后在坑底恢复静止状态。

炮兵急忙用拿猪鬃做成的大掸子开始清理炮膛,现在猪鬃已经是长生岛的管制资源,所有的猪鬃都要用来制作军用刷子,不允许个人随意使用。清渣的士兵才把大掸子抽出来,两个等在炮口旁的士兵就把火药倒了进去。在压实的工作完成后,抱着炮弹的搬运手熟练地把弹丸推了进去,然后转身就向后面的弹药车跑去,这个时候搬运火药的士兵已经迎面跑回来了,准备着下一次的填弹工作。

“三百五十米。”负责测距的炮兵观测员继续大声汇报着,他报数的声音还是平静得不起一丝波澜。

“压低炮口——两度。”炮组的组官头也不回地下着命令,这个数字也包括了他

认为合理的提前量。

炮长观察着复位后的炮身，并将其与印象中的第一次射击的原始角度加以比较，他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组官要求的两度变量：“嘿——摇十圈。”

炮长拖着长音指挥着炮手们干活，还不时地对手下发出愤怒的咆哮声，因为无论他们怎么拼命地摇动曲柄都会被炮长认为过于磨蹭。

“三百二十米。”

“开火。”

“开火。”

两声急叫几乎是同时响起，两门六磅炮也先后作响。左面那门炮打得还可以，头两炮都基本控制住了落点。第一炮以一人身高左右的高度冲入敌阵，第二炮打得还要好一点，炮组军官似乎看到最前面的敌兵的头一下子就飞了。而那个无头敌兵身后的人也跟着倒下，这说明是一个不错的下落弧弹道。左手那个军官恶狠狠地笑了一下，长生军炮兵军官对火炮的威力都很了解，平日也反复听到军中兄弟叙述与后金的国恨家仇，自然希望后面被砸断腿的建奴别马上死，多疼一会儿才算解恨。

后金军的战线不是很厚但还有几排，为了避免火器的杀伤，人与人之间的间距也比较大。六磅炮的炮弹撞碎了头两个后金兵的铠甲后又打断了一个人的腿才触地。它第二次接触地面后再次弹起一人多高，下落的弹道落在队伍的末端。实心的铁球把一个后金士兵的手臂和盾牌一起撞成碎末，它带着血肉和盾牌铠甲的残骸从阵后冲出。

撞过几个人的身体后，六磅炮的炮弹威势大减，它在地上弹了最后两弹，又滚动了些距离后就彻底丧失了动量，终于不甘心地停了下来。

直到这时，失去了腿的后金士兵这才开始发出哀声惨叫，另一个手臂被砸飞的士兵已经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了。后一个士兵听到那声骨骼迸裂之音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到疼痛之前，被撕成碎片的盾牌的一大块残骸就猛烈地击在他的铠甲上，刺穿了他身上的甲冑直接插入他的肋下，那个后金士兵眼前一黑就不省人事了。

跟在战兵后面的后金辅兵心有余悸地看了看远处的黑球，跟着就有人跑过去把两个伤者搀扶起来，用毛毯裹好准备运走。其实立刻被击毙的两个人才是幸福的，他们没有感到什么痛苦就死去了，而这两个伤者会凄惨许多。

这个时代的炮弹上携带着火药、铁锈、泥土和各种致命的残渣，被炮弹击中的人除非实行截肢手术，否则几天内就会悲惨地死去。这六磅炮轻轻的一次射击，就立刻造成两死两伤的效果，并注定要带走四条性命。

与两炮中的左炮相比，右面那门六磅炮就很不理想，首发的第一落点就太近了，似乎从敌军队列上弹过去了。而第二发点火后，军官再次目瞪口呆地看到炮弹只在敌军前激起一片烟尘，似乎还是没有人倒下。军官飞快地举起右臂，弹起拇指的同时闭上了右眼，随即又换成左眼闭上、右眼睁开。

“三百米。”

这个炮组观测员报出的数字和军官估算的数字基本吻合，怒不可遏的军官回身就是一个大耳光，把炮长抽得跌了一个大跟头：“压低炮口，压低炮口！你是聋子吗？快压低两度。”

骂完以后军官连忙回过身去继续观察敌军的速度和阵形，那个炮长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捂着脸跑过去把炮手推到一边儿，亲自奋勇地摇起曲柄来。被推开的炮手不知所措地站着，炮长一边拼命地摇，一边把满嘴的污言秽语向那个倒霉的炮手泼去。

在观测员纷纷报出三百米的距离后，邓肯大叫一声：“三磅炮——跳弹射击。”

四门等候已久的三磅炮也连续地开火了，新一轮紧张的清膛、装药、上弹工作随即展开……

黄石静静地看着一轮轮的射击，这效果真是太……太糟糕了，初次上阵的炮兵新兵们虽然努力地进行着射击，各道操练条例也都有条不紊地被执行了，但是不知道观测、预瞄和调节这三个步骤中的哪一个有问题，一轮轮的远射不是打偏就是打飞……或许三个步骤都有些问题。

“我还没有要求他们在最大射程上射击呢，本来以为会精确一点儿的。”黄石清楚地知道手下炮兵的熟练度还有不小的问题，也明白这个事情是着急不来的，不过眼前的场景还是让他有些失望。虽然火药不算很贵，铁球更是便宜，还能捡回来，但最近一段时间长生岛炮兵花的银子已经是海了去了。同样是训练几个月，肉搏长枪兵和火枪手就很好用了，黄石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炮兵真不愧是技术兵种。”

冬季的东北大地很适合炮兵作战，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就像镜面一样，让实心

炮弹在上面一下下地跳动着。本来按照黄石的计划，救火营的火炮应该能把敌军的中军队列打散，下一步就是投入火铳进行近射。等后金军彻底混乱后用长枪兵进行最后的白刃冲锋，只要对手是游兵散勇，那他们就绝不可能抵挡住明军的堂堂之阵。

明军的火炮又响过几轮，后金军终于进入了旅顺军大型火器的攻击范围，明军根据黄石的安排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后金军的中央位置。旅顺东江军接到命令后，立刻点燃手中的“一窝蜂”、“火毒龙”等武器，把它们以最快的速度一股脑儿地打了出去。

不知道黄石该哭还是笑……这种武器因为造价昂贵，所以一般不会给士兵们进行日常练习，这些大型火器在东江镇也更是稀少，所以它们都是各部将官的宝贝疙瘩，平时绝对舍不得拿出来挥霍。只是这次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以选锋营就把这些压箱底的宝贝都翻出来带上了，他们射击的水平比黄石的炮兵还要差一些……不过黄石此时一点儿也不为此感到欣慰。

一颗火毒龙在明军头顶上画了个大圆，就在黄石眼前的空中拐了回去。虽然知道工部的奴隶木匠们没有啥工作积极性，不过火箭上了天后能转一百八十度也太夸张了。这个尾翼制造得极其不负责任的火毒龙最后射进了阵后的辅兵群中，引起了一片骚动和混乱，幸好……好吧，这次是幸好也没有炸。

后金军正面前进至距明军一百五十米时就停下了脚步，保持着对明军正面的压力同时也策应着两翼的攻势，他们的队形在猛烈的火力中屹然不动，实际上明军胡乱的射击也没有造成什么伤亡。

看到后金两翼正飞快地冲向自己的两翼，黄石知道火炮是指望不上了，他把马鞭笔直地指向前方：“中军前进。”

先是短促地响了三声腰鼓声，救火营齐刷刷地把头盔上的护具放下，重步兵们立刻就只有眼睛从那一道钢铁的缝隙中暴露出来了。

腰鼓持续地响着，救火营的战线整齐地向前挺进，结合处的选锋营也在他们队官的指挥下缓缓跟进，维持着整条战线的完整。

“将旗前进。”黄石说完就一夹马腹昂首向前，后面的掌旗兵连忙把大旗从地里拔起，高举着跟在后面，作为预备队的纯长枪步队和马队也紧随着跟上。

明军的中军早已经走入了后金军弓箭范围，七八个士兵在漫射中倒下，明军的腰鼓声仍然没有停顿的意思。

八十米。

七十米。

六十米。

五十米。

腰鼓声终于停止了，哨声随之响起。

明军火铳手纷纷开始支起火铳，四百人发起一阵猛烈的齐射，黄石眯着眼睛看见对面有几十人倒下。

对面一口气又是三轮箭雨泼来，千余支箭洒满救火营的脚下，当先的一排士兵有的身上已经插了三四支了，不过只有三十人因为大腿中箭倒下，他们身上的铁甲经过测试，对弓箭的防御距离大约能有三十米远。

火铳手又是一次齐射，这次后金军大概又有几十人倒地不起。

对面回敬过来的弓箭让维持战斗的火铳手减少到了三百五十出头，几十个掩护的长枪手也退了下去。

黄石一直在轻轻地数着数：“七箭、八箭、九箭……已经九箭了，其中六箭是急射，还有一轮火铳，最多不超过两轮，对方的弓箭手就没有力气了。”

“大人，我们的左翼开始后退了。”身后内卫军官轻轻的一声提醒把黄石的目光引向了那个方向，不过他仍然没有停下坐骑。

后金铁骑早就包抄到了明军左翼并展开了冲击，后金军左翼指挥皇太极故技重施，首先是用上百白甲兵下马步射，选锋营的士兵纷纷举盾抗拒，虽然明军密集的盾阵极大地削弱了弓箭的威力，但几轮之后明军也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明军弓箭手竭力回射想稳住阵脚，可在对手凶猛的火力下也伤亡惨重。

等到黄石的将旗再次被深深插入地下的时候，明军在白甲兵的压制下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士兵只是吃力地顶着盾牌苦苦抵挡对手狂风骤雨般的攻击。身披双层甲的白甲兵正冲陷阵，把明军打得步步后退，后金军的骑兵也开始轮番冲击，选锋营正在用人命为救火营争取时间。

为了就近指挥，将旗离本军的战线只有不到二十米，行动需要变得更快才行，

黄石明白时不我待：“中军继续前进。”即使火铳的威力比弓箭大很多，但是只靠它彻底把敌军打散还是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归根到底，白刃战才是最有驱逐力的作战模式，也只有白刃战才能迅速分出胜负。

“遵命，大人。”

将旗向前轻轻地倾斜了，救火营队官们的旗帜也随即前倾。

中央对面的后金士兵也有不少举着长枪，还有些甚至是丈二的枪，这些是从明军那里缴获来的拒马枪。救火营的一个把总轻蔑地看了那些枪一眼，这种枪很难做出精确的刺杀动作来，他更轻蔑地看了一下持枪的后金士兵，那些人的脸孔已经清晰看见：“敲鼓，前进，让建奴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长枪兵。”

腰鼓声响起，救火营士兵毫不犹豫地再次踩着鼓点前进。长枪兵和火铳手冒着箭雨继续前进，后金的弓箭手趁机纷纷挤到前排，向着明军的下盘瞄准射击，救火营士兵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后排的士兵机械地补上位置。

为了保存冲锋的体力，救火营的步伐并不快，黄石估算着双方的距离，差不多四十米了，后金军更多的肉搏兵开始出现在一线，他们的身后就是后金军全军的中军指挥旗——正蓝旗大旗。

“火铳手到三十米处最后齐射一轮，然后换匕首，准备和长枪兵一起白刃冲锋。”说话的时候黄石突然看见邓肯带着炮队推着炮跑过他的身边。邓肯弓着腰和第一门炮的跑组一起用力地推着它往前跑，接着又是一门四磅炮被推过黄石的身畔，邓肯用力推炮的时候朝着黄石嘶声大喊：“我们大炮兵，既能像长弓一样远射，也能像匕首一样近刺。”

六磅炮已经被邓肯放弃在阵地上，整个炮队所有的士兵都被他抽出来推那四门三磅炮了，每门炮在几十个士兵的协力下被推得飞快。邓肯喊叫的同时，在心中补上后面的一句：“既然不能像长弓一样远射，那就只好像匕首一样近刺了。”

第一门三磅炮在几十个人的疯狂推动下追上了最前面的步队，邓肯大喊着：“让开，让开！抵近射击，抵近射击！”

喊声中邓肯和第一个炮组一起把三磅炮从队列的缺口中推了过去，几个顶着大盾牌的炮组兵一手持盾掩护，一手还拉着炮身上的绳索。

后金军的弓箭立刻就向这些冲在最前面的疯子招呼过来，盾牌手行动中难免

露出破绽，第一个人刚倒下，炮车的轮子就无情地从他胳膊上碾过，后面的士兵也不管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的同伴，只是捡起盾牌挡在前面。邓肯把第一门三磅炮一直推到距后金战线不到三十米处，顾不得擦去满头的汗水就蹲下摇曲柄：“炮口抬高——”

“都闪开。”邓肯一声号叫，前面的炮组士兵立刻让开了一个口子。

“开火！”

这次炮膛里的火药上装了一个挡板，然后是用一件战袍裹起来的一大包火銃手的铅弹，一声巨响过后，正面的后金士兵就躺下了近二十个人。

“快清膛，装弹。”

虽然邓肯已经叫得声嘶力竭，但他也知道这次的炮膛是一时半会儿清不好了，他一眼瞥见第二门炮也停下来要开火了，就大声喝道：“住手。”

邓肯扑过去躲在盾牌后面又开始推炮：“往前推、推……”

“大人，三十米了。”内卫军官见黄石看得入神，就在一边出言提醒他火銃手已经到了预定位置了。

黄石看着前面的邓肯还挣扎着把炮往前推去，头也不回地回答道：“我知道，继续走。”

黄石下达完这个命令后就不再说话，而他背后的将旗也继续保持着前倾的状态，各队官的鼓声仍然还在隆隆作响。

飞快地再次扫了一眼左翼后，黄石补充了一个命令：“戊队，前进。加入中央战线——正中。”

戊队就是黄石手里的四百长枪兵，他们立刻从黄石身边隆隆迈过，浩浩荡荡地向正前方开去。

邓肯把第二门炮推到二十米处开火了，接着又飞身扑向跟上来上的第三门炮：“推，往前推，一直推到建奴的胸膛上再打。”

随着明军逼入三十米的冲锋距离，一线后金军大都是肉搏兵了，但射向火炮的弓箭也不时飞过来，侧射的羽箭也越来越多。一支劲射而来的羽箭刺穿了邓肯的无袖铁甲，箭头陷入了他的小腹，邓肯恍若不觉地继续把炮推向前方，他身后腰鼓声越来越急，步兵也加快脚步，紧紧地跟着他们的节奏。

这次火炮一直推到距离战线十米远：“炮口摇到最高——啊。”

又是一支从侧面飞来的箭，六个炮队的大盾牌兵都已经冲上来了，但这支箭刚巧穿过盾牌的缝隙，再次贯穿了邓肯的护甲。这反冲力让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并发出一声惨叫，但痛呼之声未落，坐在地上的邓肯就大声喝道：“闪开——开火。”

炮筒里用战袍裹了一大包的弹丸瞬间被射出，肉眼似乎都能看到那成千上万发子弹形成的弹幕，弹丸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入了后金军的战线，前排的士兵有的连头盔带脸一起被打成肉酱。十个中弹的人里有一半连声音都没有发出就扑倒在地，剩下的人也都被打入了几颗、十几颗甚至几十颗子弹，大批人痛苦的号叫声同时响起。

第四门炮被推了上来，远处的第一门炮看来也完成装填了，炮组成员已经喊着号子开始推动它了。

坐在地上的邓肯还在大叫：“推，推，推到前面开火，顶住这些狗娘养的，照着面门打。”

黄石的将旗已经竖直了，步兵们在距离后金军不过十余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火铳手如同训练时一样从容地把支棍摆好，架上火铳发动了最后一次齐射。火力集中攒射在火炮轰击的地点附近。接着他们就不再管火铳了，听任它们重重地落在地面上，火铳手纷纷拔出了匕首，双手分别握着长匕首和鱼叉头支棍。双方的距离已经不到十米远了，救火营把长枪都放平，火铳手退入长枪兵各小阵的缝隙间，准备为长枪兵提供近身掩护，士兵们都等待着白刃冲锋命令的到来。

但此时后金士兵的目光都被第四门大炮吸引过去了，它刚刚停下来，摇摆几下后稳定地指向了前面的敌人。它正对面的后金士兵人人脸色雪白，一个个都死死地盯着直冲自己面门的黑暗洞口，他们的喉结都剧烈地上下滚动着，不由自主地纷纷向后退，想藏到同伴的身体后面去。

陶业正要开火的时候，坐在地上的邓肯挣扎着爬起身，猛地扑过来依在炮身右侧，他面向左侧笔直伸着手臂，凸着眼睛恶狠狠地冲着眼前的一个后金兵大声叫道：“轰他。”

被他指着的后金士兵虽然听不懂这个人在说什么，但是那逼视过来的凶恶眼神也让人感到一阵阵恐惧，更可怕的是那个人身下的大炮正缓缓转过来——黑色

的洞口了无生机。这个后金士兵看着明军炮兵的火把就在自己眼皮底下伸向了火门，他绷着脸向后奋力退去，他周围的人也一个个绷着脸开始后退。

邓肯的炮还是没有开火，他猛地一个翻身掉过头去，反身靠在炮车上，勉强支撑着自己不倒下，指着炮身右侧的手臂抖动得已经很厉害了：“错了，是轰他，快掉头。”

陶业拼命地把三磅炮的炮口再次向右回旋，示威一样地转过一个大圆，被炮口指着的后金士兵不由自主地向后挤靠着。整条战线凹成了一个半圈的弧面，这个弧面上的后金士兵的武器都如同指着一个怪物一样地指着这门炮，当炮口再次朝着邓肯指示的目标停下来后，陶业的脸上仍保持着他那种职业性的神秘微笑——这笑容让每一个看到它的后金士兵无不毛骨悚然。

就在微笑着的陶业和他操纵着的大炮让无数敌兵为之窒息的时候，救火营的步兵则趁机步步紧逼，此时另外一门三磅炮也推到了最前沿……

黄石看了看左翼，那里又后退了。明军左翼的战线已经严重地向后弯曲，战斗已经在黄石的侧后深处展开。

把目光收回看向前方，黄石用力喝道：“救火营，白刃冲锋。”

随着这声命令，黄石的将旗剧烈地前倾——后仰——再次前倾，一连三次。

密如雨点的鼓声和杀声同时响起的时候，邓肯大叫了一声：“开火。”

两门三磅炮几乎是同时开火了，后金队列中无数人惨叫着同时倒下，明军的重步兵则排着紧密的队形，齐声呐喊着从邓肯身边经过。而此时邓肯再也支撑不住了，他双腿一软，沿着炮车滑在了地上，看着一排排的铁甲步兵从身旁勇猛地冲过。

等战兵经过后，邓肯吃力地抬头搜索着辅兵的踪迹，他捂着两处伤口疼得大叫：“我受伤了，还伤得很重，快来人把我背下去啊。”

几个炮组成员想去扶邓肯，但却被他粗鲁地推开了：“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去，我们炮兵是战兵！”

白刃突击命令发出的同时，后金军已经在明军左翼战线上开出了几个浅口子，战线后面骑马的白甲兵和战兵正从口子中冲入，明军左翼已经开始要溃散了。毫无疑问，等击溃了明军左翼后，后金军就会沿着撕开的缺口向前卷击明军的中央战线。

章肥猫曾建议把一批辅兵放在左翼后吸引注意力，但黄石认为敌军的将领，尤其是皇太极绝对不会犯分散兵力这种错误。辅兵被攻击时显然会向北方跑，而主战场在南边。如果主力军被明军主力击溃的话，那么就算皇太极杀了不少辅助兵，那么没有辎重和宿营地的皇太极又打算去哪里过夜呢？更何况北方是金州，背后是明军全师，而且与己方主力失去联络。

所以黄石认为皇太极会无视明军战线后面的数千辅兵，而他最重要的事肯定是砍倒黄石的将旗，并歼灭明军的战斗部队——等明军战兵溃散后，辅兵不过是盘子里的菜而已。

被白甲兵压制住的明军左翼几乎没有造成敌军的伤亡，选锋营用一层层的战线消耗着后金军的冲击力，苦苦支撑出一个完整的防线。章肥猫脸上的肌肉剧烈地颤动着，咬牙切齿地把手里的部队都派向了那个方向。

“为了故张将军。”章肥猫没有任何先兆地突然发出一声大喝，无论是谁都不会怀疑张盘的血性，选锋营的士兵在一愣之后也都振臂高呼：“为了张将军。”

他们义无反顾地向着左翼赶去，那里的明军还在不停地流血，这把章肥猫看得眼睛都红了。派出了手下最后一队士兵后他哆嗦着嘴唇对黄石抱拳道：“黄大人放心，我选锋营一定会守住左翼的。”

黄石也肃然道：“我对此深信不疑。”

正面的明军已经深深嵌入后金军中路的防线，黄石身后的贺宝刀一会儿看看左翼，一会儿看看中央，显得越来越沉不住气。而黄石则凝视着中央明军的逐步推进，轻声对身后的部将说道：“不要着急，现在还不是马队出动的时机。”

庞泽尔正在进行着他一生中最艰苦的战斗，他死死盯着对面的敌人，愤怒地连声大吼，但对手都是清一色的圆弧面具，上面除了金属的寒光什么表情也没有。他们的眼睛深藏在黑暗的金属缝隙间，明亮、冷酷。那眼神给人一种灰色的感觉，不错，就是灰色的感觉——庞泽尔确认了自己的这种感受，同时连着退了两步才避开几根刺过来的枪刃。紧接着他灵活地闪身，用藤牌挡住了右侧狠毒的一刺，他又被震得退了一步，在死里逃生后他兴奋地发出了一声示威似的吼叫。对面那排冰冷的面具仍然毫无表情，只有无数的枪刃又刺了过来……

虽然庞泽尔是一个正白旗的巴喇牙兵，但他所在牛录的战兵多是步兵，今天正蓝旗的骑兵都被拉去侧翼后，他和自己的牛录主子一起被留在了中路，站在莽尔古泰的身后等待命令。

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明军才照面就把前线的八旗精锐一扫而光，在火炮的掩护下把中央战线打崩了！而汉军士兵的战线更是土崩瓦解，后金军中路的战线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既没有赢得时间，也没有造成敌军大量的伤亡。

在庞泽尔原本的预期里，今天的战争是轮不到他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明军有突破后金军正面战线的能力，更不能想象己方竟然会败得这么快。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庞泽尔虽然震惊不已，但还是立刻就跟随牛录一起出发，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把明军再打回去——庞泽尔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大吼起来，杀气腾腾地向着被明军打开的缺口处赶去。

庞泽尔才充满信心地赶到中央，就看见战线已经完全破裂，大批身批铁甲的明军正源源不断地拥了进来。他看看对面明军那明显是铁制的面具，马上放弃了用弓箭直射面门的想法。虽然庞泽尔自认为箭法不错，但隔着十几米把羽箭射进一个小缝隙还是远远超乎他的能力。

或许对手的下盘更容易攻击，但估算了对手的速度和位置后，庞泽尔只好再次放弃了这个诱人的念头。他没有动弓箭而是毫不犹豫地抽出了大刀，并从背上取下了藤牌。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非常准确，庞泽尔刚做完这个动作，明军就已经冲到他眼前，一片寒光四射的枪刃也逼人而来。

冲在最前面的几个白甲兵几面同时遭到攻击，庞泽尔看着他们在自己眼前被捅成马蜂窝，当时他和另一个同伴一起顶住一个尸体企图冲上去。但是对面的长枪也立刻把尸体顶住，接着就是一轮又一轮的后排突刺，最成功的一个同伴不过是斩断了插在尸体上的两根枪刃而已。但那个大力士同伴也立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在他全力挥刀失去盾牌保护的瞬间，好几根明军长枪一起刺中了他，方才还生龙活虎的同伴眨眼间就一身枪眼地死去了。

庞泽尔用藤牌掩护着自己，小心地寻找着对方的破绽。现在本方这边已经没有了长枪兵，因为那些拿着长枪的同伴都死了。他们或许能刺中一个对手，但随即也会在抽出枪前被蜂拥而来的长枪戳成筛子，从来没有人能有刺出第二枪的机会。

对面的明军倒下一个就补上一个，滚滚而来的连续突刺如同一波波的浪潮，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对面明军敲着令庞泽尔心烦意乱的鼓点，他们每踏一步总是会奇怪地向右刺去，这卑鄙的招数已经让好几个勇士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有几个白甲兵突发奇想地试图从枪林下滚过去，但明军后排立刻就有一排长枪向地面同时攒刺。这整排的枪刃如同野兽的牙齿一样伸出，也如同一头野兽的满嘴尖牙一样同时闭合在大地上，令人完全没有机会躲开。几个在地上翻滚的后金白甲兵没有任何自卫的能力，先后死在对方的枪排之下。庞泽尔感觉这熟练的动作就好像是一个人使出来的一样，他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感觉——对手似乎料到了这个局面，就等着他们用这招。

后金武士再次纷纷后退，庞泽尔最后看了一眼几步外地面上的一具尸体，随即他的目光就被无数的敌人切断了。那尸体是他大哥，他大哥和他一样都是正蓝旗的勇士，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用大刀手刃敌军的后金巴喇牙兵。当时他大哥异想天开地直接翻滚过去，须臾不差地避开了四面八方的枪刃，庞泽尔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大哥向正对面敌兵挥刀的时候，那个敌兵依然不为所动地右转突刺，就仿佛完全没有看见近在咫尺的刀光，那个敌兵自然被他大哥轻而易举地杀死了。

当时庞泽尔的血都沸腾了，就在他兴奋的大喝即将脱口而出的时候，却看见大哥身体一顿，接着就缓缓跪倒在地，他的头盔后脑已经探出了一支锋利的枪尖。庞泽尔全身上下刚刚沸腾了的血一下子变得冰冷，那个杀死他大哥的凶手也有一副铁面具，但见他只是垂着眼皮观察了一下尸体，就仰头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仍然是那种冷漠的灰色感觉。

庞泽尔和杀死他大哥的凶手面面对视的时间也就是一瞬而已，但他却觉得过了一万年一样长，对面的眼睛中看不到兴奋和热情，只有死人一样的冷漠。

“来吧，让我亲手宰了你，再割下你的首级祭祀我的兄长。”庞泽尔怒吼起来，就在他以为对面的凶手要刺过来的时候，那个明军士兵突然向右转身了。庞泽尔在电光火石中突然灵光一闪，也猛地向右一转，才将将挡住一道逼向右肋的闪电。紧跟着庞泽尔又吐气发出一声大喝，不假思索地向右一跳，再次闪开了直冲过来的白刃。

这时庞泽尔才看清自己面前敌兵的战斗模式，当正对面的敌兵右转时，必定自